



本期主角

苏高宇,1966年出生于湘西吉首,中国当代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大写意花鸟画家、文艺评论家、作家。2006年被《中国画市场白皮书·中国画市场年度研究报告》评选为“中国画最受尊敬的100名当代画家”之一。2010年获选文化部年度人物。2012年获新华网“年度最受藏界关注奖”。名录入编国家民委《土家族简史》(该书只介绍土家族代表性画家两位,即黄永玉和苏高宇)。画余写作,散文专题刊登于《花城》《美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芙蓉》等文学期刊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恍惚》。

湖南日报·湖南网客户端记者 刘瀚璐
通讯员 王佩堂 江子仪

夜幕之下,盛夏的长沙,暑气渐渐散去。著名旅京湘籍画家苏高宇从北京而来,携带着一罐装满家乡味道的湘西黄金茶,与朋友灯下叙旧。一杯一盏,水雾氤氲,乡音阵阵,往事浮沉,朦胧了一颗游子的心。

5岁时开始涂鸦,13岁给名家寄信学画,20岁随著名画家杨石朗学习山水画,33岁到北京向著名花鸟画家郭石夫学画。如今,苏高宇已成长为当代颇有影响的青年大写意花鸟画家、文艺评论家。但故乡,有如一根缠缠绵绵的线,在漫漫的艺术之旅中始终牵引着他。

7月20日,湘江周刊对话画家苏高宇,一起聊聊家乡与艺术的故事。

怀揣着童心,从生活里发现新意

湘江周刊:您是如何与艺术结缘的?为什么会专攻写意花鸟?画画灵感来自于哪里?

苏高宇:我1966年出生,1968年随父回到农村。1979年离开农村后,对绘画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欲望,求知若渴。于是开始向祖国四面八方的没有见过面的名人们寄去作品和信件,渴望得到指点。有一次,机缘巧合下,我在《文萃报》上看到桃源在举办陶渊明诞辰庆典,邀请了全国很多名家到场。于是我向学校请假,坐了8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桃源。当时,遇见了杨石朗先生,我们就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书信往来。因为他的悉心指导,我受益匪浅。

早些时候,我跟杨石朗先生学画山水,但山水画需要很多种工序,非常严谨和复杂。后来,我选择了写意花鸟画,画起来痛快淋漓,一挥而就,

名家访谈

苏高宇:

怀揣着一颗童心画世界



苏高宇近作。

这和我的性格非常契合。

我画画的灵感来源于此时此刻的感触。生活中每天都有新的感触,所以画画时自然会有新的灵感。这种新不局限于题材的新,而是情绪的新。也正因此,我向来主张绘画不要过于在题材上追求新奇,过于追求感官上的新意。真正的新是精神层面上的,从看似寻常的题材里面找到自己的独特感受。

好的画家一定要有童心、童真,这种童真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,另外一方面也是理性地不要让自己变得市侩和世俗。要尽量把心态放平,让自己过得平实、真实。画家必须去修炼自己,要带着一双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一草一木,否则看到的可能永远都是大脑过滤后,依据世俗价值观进行评判的东西,那样的花花草草已经丧失了自然的天序。

中国画是一项长跑运动,讲究水到渠成

湘江周刊:您怎么理解中国画?如何才能画出好的中国画呢?

苏高宇:中国画从表面来看可能会流于形式,关注其中令人愉悦耳目的东西。实际上从深层次来说,中国画最后看的是一个画家作品的格调。格调从哪儿来?不是这个画本身画出来的样子。同样画竹子,不同的画家画出来是不一样的。他们内在的心性修养、眼光、审美角度不一样,所以下笔的气息就不一样。这种气息就是格调,就是书卷气,恰恰是决定一个画家高度的核心评判标准。

艺术是非常文雅的行为,但实际上像武术一样。所有人练拳的时候,刚开始练的是基本功,基本功可以通过时间积累。到一定高度时,就需要靠举一反三来变化,而这种变化就靠内心的综合修养。绘画也是如此。

我每次画画,都会说是“练笔”,为何不说创作呢?因为我始终觉得我还做得不够好。每画一张画,都带着我现有的认知和思考,都是一种尝试性的、训练性的行为。中国画是一项长跑运动,它需

要作者具有很沉稳淡薄的心性,要沉得住气,逐渐深化自己。它是一种渐变的过程,而不是速变。

真正的中国画要做到大成,一定是水到渠成,自然而然地形成的。像齐白石、吴昌硕、黄宾虹这些近百年的大师,都是在80岁之后才逐渐显露真容。如今,在画界,有些人只看重表面的东西,看重物质化以及生活的市井。这是对艺术一种不严谨不负责的态度。

中国画是没有止境的。现在回看我从前的画,尽管当时是认真画了,但现在还是觉得遗憾。因为当时的眼光、所感知和认知的东西很有限。画中国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它让人感觉非常深邃和陌生,然后沿着这个黑暗的隧道一直往前走,才能逐渐看到一些亮光,最后柳暗花明,豁然开朗。

画余而文,相得益彰

湘江周刊:多年来,您在勤耕砚田的同时,也孜孜于文字,既是一个画家、书法家,也是一名评论家、作家。您是如何看待这几者之间的关系的?画画与写作,如何兼顾?

苏高宇:在广泛的艺术领域里,对于中国画,我个人一直存有一种偏爱。这种偏爱,是缘于中国画自身的文化魅力。传统的中国画,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,它需要画家具备多方面的修养才能达到相应的境界。所以,在画技之外,一个优秀的中国画家还需要掌握一定的书法基础,文学、诗词的修养尤其重要。

如果说,书法有助于一个中国画家将线条提升到骨法用笔的高度,那么,诗文的底子就直接影响到你作品的意境和格调。一件作品的雅俗,完全取决于画家在诗文方面的修养。正因为如此,中国画自文同、苏东坡之后,在近千年的绘画长河中,杰出的画家,无一例外不是杰出的文人,集诗文书法于一身者。

当我们在欣赏一件优秀的中国画作品时,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造型,是色彩,也不仅仅是构图,是笔墨,而是一个画家的完整的精神世界。并

且,我们还可以透过他的这一扇精神的窗口,窥见他所身处时代的审美与风尚。这便是中国画的魅力所在。

多年来,在作画之余,写文章已成为自己艺术生活的常态。在这种常态中,我既能感受到文字给予心灵的一份幽秘的滋养,使心沉静而安详,同时也让我的画笔变得更加深邃和拙重。画余而文,可谓相得益彰。

家乡就像温暖的背心,让游子不忘初衷

湘江周刊:您是从湘西走出去的画家,家乡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?您笔下的家乡是什么样的?

苏高宇:任何人都有一种天然的家乡情结,这种情结就像一个人穿着一件温暖的背心。它不是穿给别人看的,是温暖自己的。我从1999年到北京画院进修学习到现在,每年少则两三次、多则六七次地回家乡。家乡的环境、物象,甚至一些小物件,都会勾起我的记忆,好像回到了天真无邪的童年。这些细微的感受,会直接填满胸膛,让我觉得非常温馨。

家乡是什么味道?很久以前,我坐从北京西到怀化的绿皮火车回家。每次一上火车,我就会闻到一股家乡的味儿,那是家乡的腊肉混合着酸菜的味道。一瞬间就会觉得,家乡近了。湘西人爱吃鸭子,我也自学去做“啤酒鸭”,用另一种方式解读乡情,回念家乡这与生俱来的味道。

我经常回家乡,所画的题材也离不开家乡。我曾作画《珍藏百味莫过于此》,配文《枞菌》。枞菌是以湘西为盛产地的一种山珍野味。不管离开家乡多少年,关于家乡的记忆味道是难以忘怀的。将这种味道反馈到艺术实践中,以此来滋养自己的笔,能使自己的画作更深沉、浓郁、富有深情。

我在画上经常用方闲章,上面刻的是“南去北来何事”,借此来时刻提醒自己:我背井离乡,由南而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,是为了学习和提升自己。等到了成熟的时候,再回馈家乡、报效家乡。

音乐笔记

蒋军荣

无我即达光明

7月1日,CCTV-3播放青年歌手曹美嘉演唱的《向着光明前行》,顿时把我吸引住了:歌词干净而意蕴宽广,旋律流畅而时尚大气,演唱空灵而优美,营造出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意境,像一缕明亮的光徐徐照亮灵魂,让人浮想联翩,徜徉在美好的感觉里。

一首好的歌曲有助人怡情养性之功效,有启迪、抚慰、安顿人心之养分,有穿越时空之能量。《向着光明前行》是一首心灵之歌,以纯粹的艺术表达和艺术追求,展现出“纵使飞蛾扑火,化成灰烬,我愿在烈火中永恒”的大无畏精神与无我之境。

《向着光明前行》是湖南省文联和省戏剧协会联合出品的三集同名广播剧的主题歌,由青年词作家黄志文和青年作曲家邹清华联袂创作。该剧表现了湘籍现代女作家丁玲从一个普通的文艺青年,通过对进步思想的接触和了解,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,最后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。剧中塑造了一群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,展示出百年初心在血与火的淬炼下历久弥坚。

作为广播剧的主题歌,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表达出革命前辈的精神核心所在,并且以点带面,表现所有追求光明的人、怀揣梦想、向着光明前行的初心和使命,除了满足创造听觉形象和展开剧情的需要之外,还可以独立出来,作为一首纯粹的歌曲传播,彰显其具备流行潜质的艺术价值与创作者们的艺术追求。这样的歌曲,在影视剧中之比皆是:《桃李劫》插曲《毕业歌》、《上甘岭》插曲《我的祖国》、《祖国的花朵》主题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等等。电影或电视剧因为时代的原因而不再传播,但是优秀的歌曲仍然有着经典而旺盛的生命力,这对于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也该有一些启示作用。

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歌曲,是自然而然地入心入脑,撩拨着心弦。这首歌曲在今年主旋律作品井喷的情势下,脱颖而出,相继入选了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湖南省第九批“中国梦”主题新创歌曲、中国政协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“百年百首”全国优秀新创歌曲。

心向光明,一路芬芳。琳琅满目的大千世界,扰乱着人的思绪,却无法阻止我们看太阳的视线。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?祝福普天芸芸众生都能点亮一盏心灯,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行。

(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,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)

新剧观察



赵静

欧阳立安、任弼时、蔡畅、田汉、柳直荀、林树成,他们的青春和故事正不断激励着学弟学妹们的成长。新闻纪录片《我风华正茂的学长》,通过学弟学妹的深情讲述,微缩景观的重构场景,插画的“点睛”,以及学校学生的舞台演绎,我们可以看到,百年前,那些90、00、10后的青春模样,以及他们将民族复兴的责任扛在肩上、立志报国、不计生死的感人事迹。

跨越时空走近“学长”

湖南现存的众多百年名校,曾有许多老前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求学。《我风华正茂的学长》没有选择这些革命家最荣光的时候,而是将时光定格在他们少年求学的时候,励志的时候,思想启蒙的时候,为今后革命生涯、坚定理想信念奠定基础的时候。如11岁进入修业学校读书的欧阳立安,15岁考入长郡公学(现长郡中学)的任弼时,15岁考入周南女子师范学校(现周南中学)的蔡畅,18岁考入湖南省立一中(现长沙市一中)的林树成,18岁考入雅礼大学堂(现雅礼中学)的柳直荀,14

《我风华正茂的学长》:那些惊艳了时光的青春

岁进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(现长沙师范学院)就读的田汉……

100年前,他们都是意气风发的90后、00后,他们与当代的90后、00后一样,唱过同样的歌,遵循着同样的校训,身处同一个校园,怀揣同样的青春梦想。当这些英勇的革命志士以学长学姐的姿态出现,对当代青少年而言,可亲、可敬、可学。他们犹如一道道光,在学弟学妹们的心间种下青春报国的种子。

彰显“学长”的当代价值

在周南中学女排队员段田甜的眼里,蔡畅学姐是位“可美可飒”、非常时髦的00后,她热爱体育、乐观向上,成立了当时湖南第一支女子排球队。百年过去,周南女排在全省已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。当段田甜和队友们在球场上每一次顽强扑救,每一次拼尽全力扣杀,这群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们活力健美的身姿,不屈不挠的性格,阳光甜美的微笑,不正是百年前蔡畅学姐的青春模样?不正是新时代学子最美的姿态?

百年前,18岁的学长林树成与毛泽东一起成立新民学会,在学校创建“救国十人团”第一团;百年后,18岁的学弟余楷卿,在高考结束、即将迈入大学校园前,再次以长沙市一中志愿者协会理事长的身份发起“支教十人团”,号召同学们一同前往怀化中方县山村小学进行支教,以公益践行向学长致敬。

鲁迅先生说,青年“所多的是生力,遇见深林,可以辟成平地的,遇见旷野,可以栽种树木的,遇见沙漠,可以开掘井泉的”。风华正茂的学长的青春岁月与持续奋斗的学弟学妹们的青春宣言,在历史交汇点遥相呼应,让人深刻感受到湖湘革命

先辈的精神传承的伟大力量——青春是挺胸抬头,青春是无所畏惧,青春是义无反顾,青春是奋力向前……

镜头语言充满艺术张力

“冲冲冲!我们是劳动儿童团……”第一集《少年斗士,冲冲冲!》,长沙修业学校的孩子们在升旗仪式的新舞台上满怀豪情、振臂高呼。曾经那位小个子、大能量,年仅12岁就投入革命洪流 of 学长欧阳立安的身影立刻浮现: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”,第四集《唯理想青春不可负》,雅礼中学的高一女生欧阳雨辰在历史课上,借毛主席的这首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讲述她崇拜的这位“精神帅气”、一心要创办学校的学长柳直荀教育救国的故事:“起来,起来,起来——”第六集《前进!前进!前进!进!》,当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这熟悉的旋律突然被打断,在舞剧中扮演田汉的长沙师范学院大二学生彭济平意识到,自己对学长内心那份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还远远不够……

节目中还记录了许多感人、生动的场景:在长郡中学的班会上,同学们深情朗诵学长任弼时的作文《言志》;长沙市一中的学生朗诵《宣言》,那是学长林树成19岁时在母校立下的铮铮誓言。节目中还通过微缩景观重构场景和手绘插画来画龙点睛,让节目呈现年轻态,走心又好看。

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,让相隔百年的同龄人在同样的生命维度中相遇,充满画面感的文字,诗意的视觉呈现,升腾出浪漫的革命主义情怀。

“请党放心,强国有我!”《我风华正茂的学长》给出了这个时代充满希望与责任的回答。

薛元明

写下这个题目之后,自己觉得有些别扭拗口。原本只是一句最常见的“艺高人胆大”而已。不过细想一下,也用不着感到奇怪,因为这就是当今书坛的现实写真,“艺高胆不大”与“艺不高而胆大”两种情况并存。

书法圈中转悠,每逢介绍某人物,不是大师即是名家,惊世、有才、儒雅、风流、潇洒、靓丽等等,极尽溢美之词。全世界最好听的,在圈内都能听到,难辨真假。曾写过几篇批评文字,有几个学生常对我说:“老师的胆子真大!”没想到我也会被归为胆大者一类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胆子大,只是直抒胸臆而已。

如今书坛“胆大”一族者甚多,他们都在大胆地表现个性。很多人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胆大,对于个性也可以说是一知半解。个性是美的,历代经典作品都有个性,但这句话反过来不成立,有个性未必就是经典。忽视了艺术根本的个性并不是个性。定理成立,逆定理不一定成立。眼下很多事情却又又证明很多人的胆子一点都不大,很不自信。展览变成竞相克隆,甚至直接临摹古人的作品参展。对名家崇拜和跟风并没有错,跟风也不是坏事,最可怕的就是永远跟风,一辈子学着别人的腔调,说着别人的话,那就不是好事了。

书坛现今如确实确实存在着“艺不高人胆大”现象。最常见的几种列出作为参照:一是材料——非纸。书法必须要用宣纸或类似宣纸的替代品,现在多用色宣。有时干脆就不用宣纸,比如在人身体上直接写字。甚至宣称此乃书法创新,国内独家。像这样的情况,最好一家没有,半家也是多余。二是工具——非笔。笔墨纸砚是书法创作必不可少的工具。有时偶尔发疯,用竹笔、手指来换接口,未尝不可。但现在有一些不走常态而非要玩另类,哗众取宠。比如把人体倒立起来,用长发滴墨。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玩一些杂耍,实不可取。毛笔驾驭很难,要是毛笔能够随心所欲、得心应手,还有什么用不好呢?三是规格——非常。现在的宣纸愈弄愈大,愈来愈长,用拖把、用扫帚写字,弄出一个个“巨无霸”。殊不知,愈大愈容易暴露毛病,愈是容易出丑。

艺术创作中需要的胆大无需表现在口头上,或表现在日常举止中,用最大的毛笔、最大的宣纸,其实都不能证明书法家的造诣有多深。胆大更不是简单地说大话、玩噱头。胆大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,是与古人比“争一座位”的雄心,一种特立独行的主张,哪怕最常见的一句话“点画和章法敢这样处理?”能够说出口,必须有底气。所谓“艺高人胆大”,需要艺术和文化内涵的支持。

窃以为,如今学问与口气成反比。学问愈小、口气愈大。自大者极易自卑,有时得意忘形、无所顾忌,视天下如无物,又像气球一般,一戳即破。勇于展示、敢于展示、积极展示,不是坏事,但不能恣意妄为。作为书家,还是“艺高胆不大”好一些。对书法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,我们要有敬畏之心。



艺术论坛

『艺高胆不大』与『艺不高而胆大』